

赤字率为何有所下调

财金视野

今年，赤字率拟按2.8%左右安排，比去年有所下调。我国明确今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“积极”之下为何又要下调赤字率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政府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时，就产生了赤字，而赤字率则为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。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、预算报告，赤字率都会受到热议，原因在于债务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，赤字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举债、支出水平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我国较大幅度提高赤字率，2020年、2021年分别为3.7%和3.1%。今年赤字率下调至2.8%左右，这是否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特别是支出力度有所减弱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适当调低赤字率，但财政支出力度不减，而且通过优化支出结构、提升政策效能，更有力推动宏观经济稳定运行。

适当调低赤字率，财政支出仍保持较高强度。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和疫情持续影响，必须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“积极”起来，其中

今年赤字率下调至2.8%左右，并不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特别是支出力度有所减弱。我国增加财政支出的来源具有广泛性，并非仅依靠举债。

适当调低赤字率，有利于保持财政可持续，有利于稳预期、提信心。

重要措施就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。虽然赤字率水平有所下调，但由于“分母”也就是GDP在增长，赤字规模减少数额仅为2000亿元。同时应看到，我国增加财政支出的来源具有广泛性，并非仅依靠举债。

一是，今年预计我国财政收入继续增长；二是，我国积极统筹各种财政资源，比如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，可用财力明显增加，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。由此可见，虽然赤字率下调，支出规模非但不减而且较大幅度提升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。

适当调低赤字率，有利于保持财政可持续，赤字率是国际上衡量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，

通常把3%作为警戒线，关系着财政运行的风险与可持续性。居家过日子或者企业运营，过度举债犹如寅吃卯粮，并非长久之计。对国家而言，高赤字率会形成沉重的债务负担，影响经济正常运行，容易积累风险甚至引发危机。

应该说，前两年赤字率较大幅度提高，是应对疫情冲击的非常之举，这也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普遍做法。当前我国经济逐步稳定恢复，赤字率水平回归常态化势在必行。这样安排既考虑当前、又着眼长远，有利于增强财政可持续性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，也为下一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留出空间，充分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。

适当调低赤字率，有利于稳预期、提信心。

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。虽然困难挑战不小，更要看到我国经济保持韧性、持续稳定恢复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回归常态化的赤字率水平，释放出我国经济稳定和财政稳健运行的重要信号，显示出宏观政策有空间有手段，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实际上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要看赤字率，更要全面地看政策工具“组合拳”。今年，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、专项债保持较大规模、中央预算内投资扩大、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、坚持党机过关过紧日子……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举措正在落地见效，将有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，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

娄飞鹏

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，面对新的下行压力，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并明确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，扩大新增贷款规模，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。

2020年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杠杆率有所反弹。2021年，我国重点领域风险持续得到控制，宏观杠杆率下降了大约8个百分点，金融体系内的资产扩张恢复到较低水平，回到了个位数。这为宏观调控政策留下了空间，在接下来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政策中，需要注意用好杠杆率。

经济生活中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搭配，通过杠杆实现资金要素的跨时空配置，也需要其他生产要素相应的调整配置。在杠杆率较低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加杠杆的方式丰富调配资金要素，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利用率，推动经济更好增长；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，其他生产要素配置不足，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，反而可能积累风险。

在2021年高基数上实现2022年中高速增长，需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，增强有效性，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，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。就货币政策而言，需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，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。在总量上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引导金融机构有力扩大贷款投放，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，扩大新增贷款规模，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。在结构上，保持信贷结构稳步优化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。

具体而言，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，通过杠杆的结构调整优化来推动稳增长。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“十四五”规划重大工程项目，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，加大对小微企业、科技创新、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，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。金融机构准确把握信贷政策，继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给予融资支持，避免出现行业性限贷、抽贷、断贷。通过这些领域加杠杆稳定经济增长。与此同时，也要严格控制“两高一剩”等领域的信贷投放，通过这些领域降杠杆节约资金，并将资金投入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。

总之，杠杆是服务经济发展的，杠杆是加还是去，哪些领域加以及哪些领域去，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，是着眼总体长期稳定的角度。短期内杠杆率适度上升或下降，结构上不同部门杠杆率有升有降，都是正常的。关键在于，以杠杆的结构性调整转移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，并最终有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。

(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)

洞见

汽车家电下乡宜“三结合”

王青

国务院日前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提出，要“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，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，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”。

家电、汽车下乡政策不是我国政策工具箱中的新政策工具。10多年前，国家曾实施过家电和汽车下乡政策。2008年12月开始，国家实施了为期3年多的家电下乡政策；2009年1月开始，也实施了为期近2年的汽车下乡政策。相关政策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生产企业和消费市场造成的冲击，这些政策也在拉动消费、带动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不过，与10多年前相比，新一轮家电下乡、汽车下乡政策，在消费背景和条件上都有了明显变化。我国乡村居民消费已经从消费品质的扩展，逐步转向消费品质的提升，从主要解决“有没有”的问题，日益转变为实现“好

不好”的诉求。以家电为例，2020年我国使用年限超过9年的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、彩电总计有3.3亿台，分别占到相应产品保有量的11%、21%、9%和20%，乡村地区相对于大中城市比例更高，已进入规模化更新换代的窗口期，家电消费升级潜力巨大。

新一轮家电和汽车下乡政策的着力点，不是为了简单地扩大消费增量，更不是为了消化现有库存产品，而是紧紧对接当前市场

增长潜力最大的更新置换需求。这体现出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张的并重，扩大消费、绿色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兼顾，更大程度发挥政策对消费市场的杠杆作用。让新一轮家电和汽车下乡政策取得预期目标，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手段，宜突出“三个结合”。

首先，要结合有关痛点和短板，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乡村居民消费。对于家电和汽车消费，不能仅关注把商品销售出去，更要多针

对乡村地区交通、互联网、充电加油、维修保养、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短板瓶颈，出台相应配套扶持政策，从长期上，根本上提升乡村家电和汽车消费体验和购买意愿，把消费潜力变为实际需求。

其次，要结合乡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新要求。在当前，乡村消费市场已不再简单是城市消费体系梯级辐射的对象，其呈现出有别于城市消费的新特点、新趋势、新需求。应更多把品牌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的产品推广到农村地区，开发推出适应乡村消费特点和需求的下乡产品。

再次，要结合扩大绿色消费的大方向。在新一轮家电和汽车下乡过程中，应倡导绿色健康、简约适度的新风尚；抓住家电和汽车更新置换的窗口期，加大对低碳、节能、环保产品的补贴力度，同时探索实践从购买环节延伸到电费油费、充电桩建设、汽车保险以及信贷消费利率等方面。

此外，还应做到“四个避免”。一是避免成为消化库存产品和中低端产品的“泄洪区”。这不仅与促进乡村居民消费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初衷明显不符，而且容易对后期市场形成透支，甚至影响和延缓低端无效产能的市场出清。二是避免形成地方保护的“自家田”。特别是在有地方配套补贴的情况下，杜绝在领取补贴上存在或明或暗的各种前置条件，特别是以购买本地产品为前提，或者制定本地区下乡产品“小目录”。须切实维护全国统一市场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。三是避免出现厂商主导的“独角戏”。应探索消费券、代金券、打折券等灵活多样补贴方式，由消费者在市场上自主选择产品，在支付结算环节直接扣除，充分保障需方(消费者)和供方(厂商)的共同利益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消费者自主选择权。四是避免乡村消费者吃“哑巴亏”。要加强对下乡产品质量、宣传推介、售后服务的全流程、全周期、全链条监督管理，开辟下乡产品专门的投诉渠道，切实加强乡村消费者特别是弱势消费群体的权益保护。

(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)



2月22日，工人在江淮汽车乘用车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忙碌。春节假期过后，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江淮汽车各生产基地陆续复工复产，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。

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

农村消费升级离不开金融支持

杨怡明

网联清算平台数据显示，今年春节假期，农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，农村金融机构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18.72%。其中，“云逛街”成为不少人的消费新选择，部分线上购物平台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65.54%。

近年来，金融机构在家电下乡、汽车下乡、支持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到村物流站点建设等方面频频发力。县域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于城镇居民，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，村民们越来越追求生活品质，尤其是县域年轻消费群体开始增加泛娱乐、海淘等领域的消费。智能电器、电子产品、新能源汽车等新型消费品备受青睐；农村消费结构向多元服务转型升级；乡村旅游、康养医疗、民俗主题游服务品质不断提升……

目前看，我国县域及农村消费市场的优

我国县域及农村消费市场的优质供给仍有上升空间。不过，涉农金融机构跟不上农村消费观念、消费能力的变化这一问题逐渐凸显。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，在做好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，更好支持农村消费升级。

质供给仍有上升空间。除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、流通网络不够完善这些痛点外，涉农金融机构跟不上农村消费观念、消费能力的变化这一问题也日渐凸显，针对性调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的金融需求不到位，金融产品创新动力不足，创新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。针对这些现象，国务院日前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提出，

运用多种思路、形式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。《规划》指出，支持网络购物、移动支付等消费新业态、新模式向农村拓展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，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，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；完善县城和中心镇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等。落实好相关规划要求，农村金融机构应转

变观念，在做好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，更好支持农村消费升级。

首先，农村金融机构应根据地区消费市场发育程度、农民支付能力、消费观念等因素，确定各地消费信贷市场发展重点，制定差异化消费信贷发展方案，开发多层次、多领域消费信贷产品，并完善消费贷款担保机制，实现消费贷款线上申请、审批、放贷和还贷。

在此基础上，农村金融机构可依托各地田园风光、乡土文化、民俗风情等资源，尝试发展旅游、耐用消费品消费信贷新品种，在推动农业与旅游、教育、康养等产业融合方面，支持发展田园养生、研学科普、农耕体验、休闲垂钓、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态。

同时，数字普惠金融方面，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发力，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下乡、网点下沉、场景搭建等手段，为乡村提供广覆盖、低成本、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。

此外，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村物流项目的资金倾斜和服务支撑，支持物流企业或电商平台，通过畅通物流和销售渠道，引导更多物流企业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偏远农村，解决农产品“最初一公里”揽收和配送问题，促进农村消费。

(《农村金融时报》供稿)



助力消费持续恢复

徐 骏作(新华社发)

今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“推动消费持续恢复”。近年来，无论是食品服装、美妆文创，还是电器、汽车，消费市场掀起浓浓的国潮风。这背后折射的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广大消费者消费需求的提升。要想在飞速变化的消费市场中持续赢得“一席之地”，国货产品既要瞄准国内所需所想，加大研发投入力度，实现从产品品类到消费场景的全面扩张，也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，积极抢抓线上线下的新机遇，以品牌铸就长久生命力。此外，还应充分挖掘国货产品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，寻找全产业链的新消费着力点，让“国货之光”照亮更多领域、更多群体。

(时 锋)